

粮食巨人

——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
——国际粮食贸易

〔美〕丹·摩根著 张存节译



农业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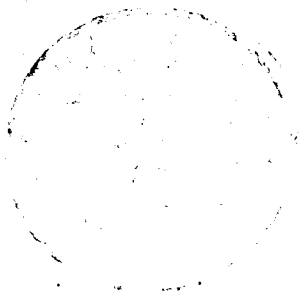
粮 食 巨 人

——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

——国际粮食贸易

〔美〕丹·摩根著

张 存节译



农 业 出 版 社

DAN MORGAN
LES
GÉANTS
DU GRAIN
Traduit et adapté de
l'américain par
MARIE-HÉLÈNE DUMAS
Fayard

粮 食 巨 人

——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

——国际粮食贸易

〔美〕丹·摩根著

张 存节译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46 千字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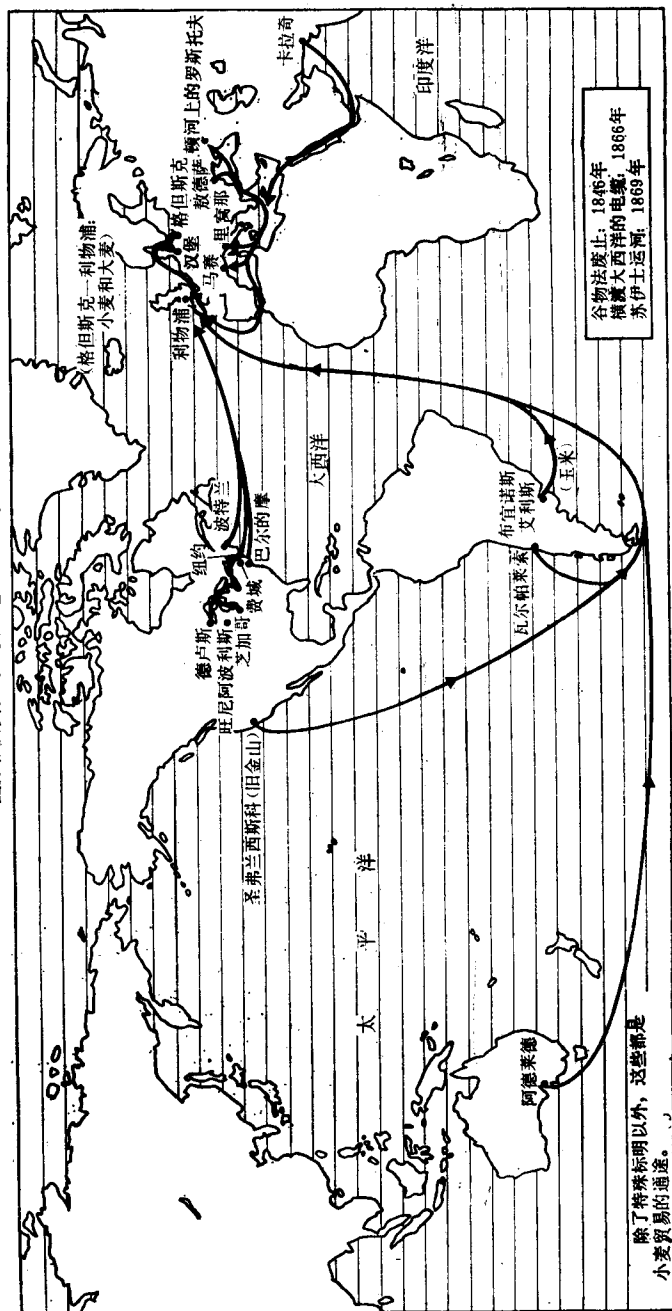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4144·489 定价 1.70 元

内 容 提 要

年销售额达五百亿美元，一件和石油同样强大的外交和政治武器——这就是今天的国际粮食贸易，而控制这种贸易的是以下五家大的粮食公司：卡吉尔公司、康迪南特公司、邦奇公司、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这五家公司始终秘密地以一种自由活动的方式作着良好的经营，它们的情况不是公众所能了解的。

丹·摩根的功绩在于成功地揭穿了它们的奥秘。“粮食巨人”一书是作者无数次艰巨采访和长期研究的结果。作者在书中剖析了五大“巨人”的发展和作用，并利用故事的形式对统治着这五大公司的七大家族作了生动的描绘。作者阐明了这些公司的多样化和农业超级大国——美国的出现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还揭露了一九七二年美国如何在农民和消费者并不了解真相、而中央情报局掌握着详细材料的情况下，向苏联出售粮食，从而动摇了美国经济的一切情形，并披露了种族隔离主义的罗得西亚如何在联合国对它实行贸易禁运的情况下成功地出口了几千万美元的玉米和基辛格于一九七五年如何试用农业武器对付苏联，以及这种企图可能导致杰拉尔德·福特一九七六年竞选失利的情形。

国际粮食贸易的主要通道，1880年



这些是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稻米和大豆的贸易通道

这些是小麦、玉米、大麦、高粱、稻米和大豆的贸易用途。

译 者 的 话

《粮食巨人》(原名《粮商》)为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丹·摩根所著,是作者艰巨采访和长期研究的结果,由美国维金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出版。这本书问世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翌年就有其它文本接着出版。本书是从法国法西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一季度出的法译本转译过来的。法译本对原著有所删节,在编排上也有所变动。

作者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当今各国之间因原料供应而相互依存的关系。粮食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政治和国际意义。作者在书中围绕着国际粮食贸易,阐明了五大粮食公司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美国农业的密切关系;粮食跨国公司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控制着这五大粮食公司的七大家族的权势与内幕;美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以及美国农业在世界粮食经济中和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苏联的农业问题及其“抢劫”粮食的后果;以及美国政府内部面对苏联抢购粮食而产生的政治冲突,和基辛格试图利用农业武器和苏联进行斗争的情况等。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问题和当今世界饥饿问题的原因,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探讨。这一切对我们研究国际的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蒙外贸学院唐肇文教授对译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译者尽管作了不少努力,但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介 绍

本书作者丹·摩根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三年期间，
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驻欧记者，现负责美国农业和原料方
面的对外联络工作。

前 言

那些大粮食公司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历史，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在现代的文明中，粮食是世界上唯一比石油更为必需的资源。人类的生存和健康离不开粮食。它象石油一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政治和国际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国家的人民原先在粮食方面可以自给自足，一下子却变成依赖于一个遥远的粮食来源——美国。美国转眼变成了全球粮食系统的中心，贸易通途变化了，新的经济关系也形成了。从此以后，粮食就成了美帝国的支柱之一。这些变化在粮食价格、各国人民的食物构成、美元价格、政治和外交等方面都同样引起了反应。

在这种演变的后面，始终伴随有构成本书主题的五家公司的阴影：卡吉尔公司、康迪南特公司、路易·特雷孚斯公司、邦奇公司和安德烈公司。它们的发展和美国农业实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七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动摇才使公众意识到了这些公司所起的作用。苏联在一九七二年就是向它们购进空前大量粮食的。虽然这些交易曾被大肆宣传并引起很多争议，但只是在一年以后，当石油价格增加到四倍的时候，基本产品的极端重要性才真正为人们所承认。

本书希望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间非常突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令人痛苦的世界，一个国家间因原料供应而相互依赖的世界，一个由一小撮银行和巨大的国际公司控制着基本产品的贸易和生产投资的世界。粮食世界有其自己的传奇色彩，因此，我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一些小的故事试图

把这些问题描述得更加生动些。但如果不谈这些公司活动的背景，那就无法谈卡吉尔或康迪南特等公司了。这正如不谈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就无法谈埃索石油公司一样。

我第一次和粮食公司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二年的夏天。当时我跟所有的记者一样，经历了一场恶梦。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然而得不到任何材料。华盛顿邮报把我派到莫斯科进行一次短期采访。当我抵达苏联首都的时候，在美国开始纷纷传说卖给苏联粮食的交易共达十亿美元。怎样来证实这些传闻呢？哪些公司卖给苏联粮食呢？到什么地方去找到它们呢？我们当时一无所知。苏联人习惯地保持着沉默，而美国政府对我们也并没有多大帮助。美国大使馆似乎和我们这些外国记者一样，毫不知情。返回美国的记者和我们留在莫斯科的记者一样，都感到困惑不解。只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这不是一些小商小贩，而是一些相当巨大的公司，才可以在世界第一强国看来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和世界第二强国进行交易。我们沉溺于迷惑之中。几个星期以后，这件后来被称作“抢劫粮食”的事情才被披露在我们的面前。

我第一次就这样撞上了一堵后面隐藏有粮食公司的无声的墙壁。后来，我时时处处留意并为写这本书展开了各种搜索。但我感到材料搜集起来很不容易。这项任务要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复杂得多。

我起初坚信大部分资料工作早就有真正的历史学家做好了。我曾打算到图书馆去寻找描写粮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史料，翻阅反映贸易通途和可能指出大商人赢利情况的论著。我没能这样去做，我只好在我所能得到的散乱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了我的写作。我从中发现了，今天这些历史性的研究大体上还是针对国内问题、而不是针对国际问题而展开的。

这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粗心，而是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远赶不上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变化。

这也不是因为粮食是为人们完全排斥的主题。我曾看到过很

多关于粮食方面的文章，但都是些片言支语的材料，没有系统的历史性的论述。然而，这种历史也就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和发展的历史。（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德尔关于现代粮食贸易以前那段时期的著名作品除外。）

在目前情况下，专题文献为人提供的有关石油、橡胶、钢铁或者铁路方面的材料要比我在粮食方面所能得到的材料多得多。

其他一些人，尽管方便条件很多，但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一九七五年，当美国调查跨国公司委员会的那班人想弄清这些公司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时，习惯地要求全国的图书馆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这些图书馆一个接着一个地回答说，这种资料根本不存在。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在谈到跨国公司的时候，不得不这样肯定地说：“没有人知道这些跨国公司是怎么活动的，它们的利润有多少，纳税情况如何，以及它们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

这项调查自然增进了我们对粮食贸易的了解，但同时也向我表明了这项主题的研究是多么困难。

不久，该委员会发觉，从那些公司的成员那里是不会有收获的。当委员会邀请卡吉尔公司的代表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明尼阿波利斯的专家们蜂拥而来，他们准备驳斥一切对自己公司有恶意的影射。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活像进攻前的拿破仑的炮兵团，他们不满足于消极的自卫，而是采取主动的进攻，指责委员会想败坏粮食贸易。一些原先预定的会见被无限期地推迟了。康迪南特、邦奇和其它的公司从此就不再担忧了。

我的持续不断的研究使我懂得了，那些公司为什么要长期躲避公众的注意。在粮食世界里，严守秘密其实一直是最可贵的品质。一家英国公司驻波士顿的代表于一八四四年曾这样写道：“良好经营是人们所希望的，但主要的是要保守秘密。”

诚然，严守秘密在商业界里并不稀罕。商业公司不像政治机构，没有什么要向国民汇报的，尽管今天所有的美国公司都认为它们对公众负有责任，应该把自己的活动向公众说明。但是，这种观点常常是五大粮食公司所不能接受的。十九世纪以来，保密禁

规不仅被延续了下来，而且由于权力集中到了某些个人手中之后还得到了加强。这就常常导致他们采取猜疑、保留、甚至傲慢的态度。那些公司从美国政府手里拿到了几拾亿美元的补贴费，然而却从不考虑公众有权过问它们的活动。在所有的跨国公司当中，粮食公司无疑是最严守秘密的。石油公司没有给人留下随意走漏情报的名声，可是一家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曾对我这样说过：“卡吉尔公司里的人可真会保守秘密！”

粮食公司有些退休已十余年的旧职员丝毫不愿和我合作。在日内瓦，一位法国粮商断然将我推出他的办公室，并对我说，我在瑞士的群山里不会发现水门事件。邦奇公司的副董事长哈里·福纳里也拒绝会见我。我读过他那本描述粮食贸易史的书“水路上的面包”。我为了排除他的顾虑，曾建议把谈话内容局限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情。但这段时期仍然太近，他不同意和我交谈。我的一次和巴黎某位粮商的会见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我接触的是一位黎巴嫩的经纪人。有人告诉我，他经手不少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交易。我给他打电话，要求就我正在写的这本书的主题见他。他用一种相当吞吞吐吐的英语表示同意见我。第二天当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问我经销什么东西。我很奇怪，就向他解释说我不是商人，是一名作家，想搜集一些材料。他马上皱起了眉头并对我说，由于他蹩脚的英语造成了误会。他忽然想起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必须马上前往。那末明天呢？我问。他回答说，他整天没有空。后天呢？“为了您，我永远不会有空”，他在消失于门后之前这样不耐烦地对我说。我在楼梯上赶上了他，他似乎冷静了些。“我确实有一个约会，要到银行去，和苏联人见面”，他很快离去了。

我有一天去拜访一名粮商，那是在他纽约的办公室里见的。在谈话的过程中，我问他的公司是否计划卖粮食给人民中国。“这好像不太可能，他回答说，中国人似乎不感兴趣。”但当他陪我走到电梯的时候，我透过会议室的大玻璃门看到一些美国商人正兴致勃勃地和一些身着中国人必不可少的“毛式”制服的东方

人在谈话。

确实，如果消息走漏到竞争者或公众的耳朵里的话，粮食公司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但是，我碰到的困难不止是我所预料的这种严守秘密。公司本身的结构，比起这种显而易见的谨慎来说，似乎更能造成这类情况。大粮食公司的股票不在交易所挂牌，所以不公布财务情况，也不承担向公众提供情况的义务。它们属于世界上最富足、最难接近的七个家族，并且是由这些家族的成员领导的。情报和决定权是由少数首脑人物严格控制的。

尽管有些例外的情况，但那些公司对我写这本书实际上没有给予任何帮助。世界上最著名的粮商，康迪南特公司的董事长米歇尔·弗里布曾给了我一小时的采访时间。这是一种很大的荣幸：弗里布是粮商传统的代表人物，不抛头露面，不显露声色。我们的会见是在公园大街的摩天大楼的顶层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室内充满了欧洲式的气氛：我们挨着桌子坐下，桌上放了些鲜花。屋角摆了一张华丽的路易十五式的办公桌，他每天就在这张桌上签署发货令，让满载粮食的货船跑遍世界。接见我的是一位灰白头发，文质彬彬，面容娇嫩的人。他像是一个在职的外交部长或者像欧洲某个大博物馆的馆长。他家族的财产估计有五亿美元，他公司的经营活动遍及全世界，但他显得有些发窘。我们的谈话是明确的，愉快的。但他那种瞬间强作的笑容给人以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一封康迪南特公司发来的信，信中告诉我不再安排其它的会见了。这是米歇尔·弗里布的决定，没有办法可以弥补。

我根本无法和希尔施家族或鲍恩家族接触。他们领导着邦奇公司。邦奇公司的北美部董事长沃尔特·克莱恩也曾答应和我会见一小时。但他后来通过社会联络处主任告诉我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想和我进行这样的谈话”。

皮埃尔·路易·特雷孚斯是一位真正的家长，统治着路易·特雷孚斯公司。他邀请我去他家用午餐。这位蓄有胡子的小个子用一口极好的英语给我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那都是关于他对

海洋的热爱和他在上次战争中为自由法国而执行飞行任务的功绩方面的故事。我们吃了可口的奶油煎鱼，喝了甜美的葡萄酒，但我知道只能空手而归，绝对不可能从皮埃尔·路易·特雷孚斯那儿得到什么秘密的东西，我甚至不想作任何尝试。回到美国之后，我多次力争想和公司董事长的继承人，他的儿子热拉尔见面，结果也是一场徒劳。

乔治·安德烈是又一位家长，他的家族统治着瑞士安德列公司。他在格什塔德的别墅里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和我谈了好几个小时，说到许多极有趣的历史情况，并邀请我在一家乡村小旅馆用了一次特好的午餐。

但唯独世界最大的粮食公司——明尼阿波利斯的卡吉尔公司真正在实质性问题给了我帮助。这可能是因为卡吉尔公司在所有的公司当中，是对自己、对自己的成功和对自己的经济地位最有信心的公司。公司自己决定它所能给的会见。我无权见董事长惠特尼·麦克米伦，也无权见董事长兼总经理M. D. (彼得)麦克魏。我还不能会见公司驻日内瓦的商人。但是，卡吉尔公司通过负责社会联络的副董事长威廉·皮尔塞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有时甚至“不加评论”）。卡吉尔公司当然不会自发提供什么情况。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卡吉尔公司承认自己有错。但是，这家公司在一九七八年采取了一项几乎是革命性的措施，它发表了一本关于公司活动情况的小册子。这件事使公司中最保守的成员皱起了眉头，其中一位成员承认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很不赞成这类事情”。

在得不到公司方面的合作和没有现存可供阅读的资料的情况下，我采取了“调查现场”的新闻技术。我尽可能利用在公司里所能得到的机会，会见那些公司的老职员，到处走访。这些旅行把我带到了曼尼托巴的大草原，密西西比河口的大粮仓，堪萨斯城、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喧闹的交易所和纽约海运经纪人以及粮食商人安静的办公室。我穿越堪萨斯州的沙丘来到最平坦的小麦产区，而且和当地的农民和牛仔一起“进城”渡过周末。在我三

次欧洲旅行期间，我在伦敦、巴黎和日内瓦最华丽的办公室里渡过好几个星期，和那些领导着欧洲的美国公司海外业务的商人交谈。我就是这样和这个粮食世界打交道的。

粮食是使人们去研究这个人口已经过剩的世界的过去和将来的一个课题，这种研究是从无数途径，并始终逾越国家、地理和思想界线去进行的。小麦问题就使我懂得了两种基本历史现象间的关系，即北美大草原的开发和造成欧洲难以满足的面包需求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这对我来说，十九世纪变得一清二楚了。

当人们置身于对粮食的研究之中的时候，世界一下子就变小了。美国麦田和其它需要面包的国家之间无数公里的距离在我们这个“星球村”的新范围面前消失了。

从此以后，我丝豪不再怀疑：那些公司处于国际粮食贸易系统的中心，不仅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还有不可否认的经济地位和不容置疑的权力。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巴拿马, 格勒纳斯公司	1
第二章 冒险家	21
第一节 一九二九年前的国际粮食贸易	21
第二节 一九二九年的危机和三十年代	30
第三节 德国的入侵	42
第三章 洛利耶宫的约会	45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五大“巨人”的发展	45
第二节 美国农产品过剩问题	50
第三节 解决办法: 480号公法	53
第四节 美国和加拿大争夺日本市场的斗争	56
第五节 苏联的农业问题和一九六三年的购粮	58
第六节 美国开始把粮食卖给苏联	64
第四章 “抢劫粮食”	74
第一节 美国的新农业政策	75
第二节 伊朗的榜样	77
第三节 国际粮食协议	83
第四节 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	83
第五节 六十年代的国际粮食形势	88
第六节 “抢劫”的准备	91
第七节 一九七二年的夏天	99
第八节 “抢劫”的后果	109
第五章 粮食巨人	113
第一节 鲍恩兄弟被绑架	114
第二节 粮食公司的“跨国化”	118

第三节	家族	124
第四节	家族集权和任人唯亲	127
第五节	纳贾尔事件	129
第六章	只能骗傻瓜的花招	136
第一节	粮食跨国公司的成功手段	137
第二节	私营“交易所”和意大利市场事件	143
第三节	情报垄断	146
第七章	权力的金字塔	157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康迪南特公司和扎伊尔	157
第二节	对基本产品的加工和贸易的控制	162
第三节	种子的销售	168
第四节	比政府更强大的跨国公司	172
第五节	对罗得西亚的禁运	174
第六节	政府控制粮食贸易的各种尝试	176
第八章	粮食武器	185
第一节	苏联一九七五年夏季的购粮	185
第二节	粮食武器的使用：智利和埃及	187
第三节	面对一九七五年苏联购粮，美国国内的政治冲突	195
第四节	莫斯科谈判	199
第九章	朝鲜“水门”事件	204
第一节	粮食贸易的一个特殊领域：稻米	204
第二节	一位特别的经纪人——朴东宣	214
第十章	无情的贸易	227
第一节	新奥尔良的丑闻	229
第二节	公司的“特殊”开支	236
第三节	市场的新形势和内德·库克的衰落	239
第十一章	地震的孪生兄弟	248
后记		268